

国际政治跷跷板，我们有态度

国际政治就像一个跷跷板。2005年的时候，美国在欧洲的跷跷板翘得很高，当然包括它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还有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格鲁吉亚一系列的颜色革命频频得手。尤其在所谓的乌克兰橙色革命达到顶峰的时候，还包括什么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什么革命，全部都成功了。对俄罗斯的挤压，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态势，那时候美俄关系跌到谷底。

当时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讲过，说我们必须不得不关注这个狼先生——他把美国称为狼先生，“我们必须得关注这个狼先生的动向，它对俄罗斯生存空间的挤压必须得关注”。

那么随后跷跷板低了下来，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在阿富汗尽量低姿态，和俄罗斯签署第三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这一系列的动作，是为什么呢？把这个跷跷板低下来，是为了让东方这个跷跷板翘起来，就是所谓的重返亚洲。

这是美国在做的一种所谓的全球平衡，从这个全球平衡里面能够看出来，美国的力量是有限的。它现在已经不能够东西方同时出手了，所以在东方着力的时候，它在西方，在欧洲只能和俄罗斯关系缓和，这点很明显。

俄罗斯方面对美国的这些行动也感到很宽慰，包括俄罗斯的一些评论讲，奥巴马上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迎合莫斯科的重大举措，这些重大举措是什么呢？包括从伊拉克的撤军，包括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回暖，包括战略武器的削减。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是奥巴马上台之后的一系列迎合莫斯科的重大战略举措。

毫无疑问，美俄关系取得一些进展，但是这个进展是在之前关系恶化的情况之下的进展。说是进展，倒不如说是国际政治跷跷板始终在不断变化。

美俄签署第三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北约和俄罗斯关系缓和，而且还假惺惺地提出了所谓俄罗斯加入北约的要求。我说的假惺惺，不是说俄罗斯，俄罗斯是真诚地要求加入北约，北约却是假惺惺地欢迎俄罗斯加入的。

当时很多人担心俄罗斯加入北约之后，北约东扩到中国的边境。其实我本人对这个毫不担心，我觉得俄罗斯最好加入北约，然后北约成为一个大杂烩，内耗就能把北约自己耗垮了。

就像我们经常讲恐龙是怎么毁灭的？就因为身躯太大了，气候变化，地球表面不能供应那么多的食物，最后它只有消亡。北约也是这样，东扩很好，扩吧，把俄罗斯都扩进去，北约就变成了全世界唯一一头恐

龙。最后这头恐龙由于自己的扩张，脑袋太小，身躯太大，需要的东西太多，最终的道路也就是灭绝。

从这些方面看，所谓“俄罗斯转投北约，由对抗转而合作”，像这种论调起码要加个“表面上”——俄罗斯与北约表面上从对抗转向合作。千万不要把表面当实质，不要把一两句好话、一两个好听的条约就当作两大战略集团的融合，没有这样的可能。

这事叶利钦设想过，结果栽了个大跟头。叶利钦从1991年出任俄罗斯总统之后，就沿着这个道路一直走下去，一直走到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才发现我完全按照你西方的标准规范在做事情，你还与我为敌。最后西方也很失望，认为叶利钦用核武器恫吓西方，叶利钦把俄罗斯所有的战略武器调整，瞄准欧洲，瞄准美国。欧洲和美国对叶利钦这位它们所培植起来的民主先锋也非常失望。

通过这些，所谓美国与俄罗斯的缓和，俄罗斯与北约的缓和，从历史层面上看，我们宁愿加一个“表面上”。

大国之间、大的地缘政治集团之间的冲突，从根源上来看是难以避免的。

当然，双方斗的时间久了，斗累了，双方都遍体鳞伤了，需要疗伤了，当然是有缓和的。但缓和只不过是下一轮争夺的开

始而已。

从这个来看，包括美国所谓的要把战略重点完全部署到东方，随着将来的发展，随着印度力量越来越强，印度对印度洋的干涉越来越多；随着俄罗斯的恢复，变得越来越强；随着南美巴西力量的增长，南美出现所谓的反美集团——巴西、危地马拉、秘鲁、玻利维亚，包括原来最亲美的阿根廷和智利都出现这种倾向；随着这些国际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让美国挠头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随着这些形势的变化，你会发现跷跷板还要低下去，过一段时间大家发现美国突然间跟中国很热络，搞得很热乎，然后对其他力量呈现一种极大的警惕。

这就是国际政治中的跷跷板。而在这种跷跷板之间，我们绝不能因为这种起伏而受影响——美国和我们热乎了，我们觉得如何如何好；美国来围堵了，我们就马上觉得如临大敌。

在此期间，淡定地看待国际形势，坚持我们发展的战略目标，坚持我们全面建设小康和2050年完成民族复兴，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程度的水平的目标。在这样大的战略目标前提之下，维护我们的利益向目标前进，这是我们最根本的利益。

节选自《金一南讲：世界大格局，中国有态度》



《金一南讲：世界大格局，中国有态度》
作者：金一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7年6月

编辑推荐词：本书作者通过全球热点军事事件，从全球战略思维的高度出发，分析世界军事大格局，点评世界各大国、地区势力的博弈与冲突，并推测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借此重点提出面对世界大格局的态势下中国地位与态度的思考。

留学牛津

儿子和儿媳即将远行，钱基博老夫子在两人出发前夕，将一份钟书的“命书”郑重其事地交给阿季。命书称：父猪母鼠，妻小一岁，命中注定。又说命里没有儿子。末尾说：“六旬又八载，一去料不返，夕阳西下数已终。”根据这个说法，钟书寿命的最高限度是六十八岁。

杨先生心想，可能老夫子实诚，被算命的三言两语把自己和老伴的生肖属相等等全给套了去。至于钱先生，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他向来不记自己的出生年月日。1979年春，在美国为《围城》英文版译者审阅其所作《后记》，说钱先生生于1911年，他就没看出错来。关于那份“命书”，钟书只模糊记得算命的说他最多活六十八岁。1978那年钱先生刚巧六十八岁，他问杨先生：“我哪年死？”杨先生哄他：“还有几年。”他也不深究，就过去了。待过几年，钱先生已忘记这事。

阿季和钟书拜别钱老夫子夫妇，就由无锡乘火车至上海，

在上海逗留几天。阿季住在三姐家，钟书住别处，各有应酬饯别活动，十分忙碌。阿季回启明女校参加校友会，校长礼姆姆要为她介绍同船赴欧的意大利公使，托他照顾，但后来知道不是同船。阿季带了三姐的女儿瑜瑜同去，叶崇范小姐看见“瑜头”，便过来跟阿季招呼：“闰康的女儿吗？”阿季笑笑点头。叶小姐穿的旗袍衬裙，开叉处不露腿，有细褶子的半透明白绸，和阿季好友燕华所穿一个式样，所以阿季也一眼认出了叶小姐，觉得她是个大家风度的女人。

阿季和钟书是1935年8月13日乘P&O公司的邮轮离开上海远航的，那天阿季的三姐闰康送行，只送到岸边。钟书的师友温源宁、邵洵美等来码头送行，坐小船直把他们送上邮轮。

由于当时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的叶恭绰规定，庚款学生出国留学不得携眷同行；阿季以自费生身份出国，凭教育部发给的留学证书办签证、买

船票。她的留学护照上的身份是杨季康小姐。阿季登上轮船，和另两位女伴同舱，与钟书同船而不同舱。这艘邮轮载有许多同届留英学生，大家都知道钟书和阿季是新婚蜜月。

邮轮自上海港南行，在香港遇上台风，阿季小时乘过从天津到上海的海船，钟书从未乘过海船。遇飓风，别人早已躲避，他们贪看风浪，还留在甲板上，后来风大得站不住了，又加暴雨如注，两人手牵着手跌跌撞撞逃离甲板回舱，晕得两天未能进食，肚皮和后背贴在一起了。船进港后，两人上岸，饿得要命。恰逢星期日，带的十先令钞票，无处兑换，香港人不懂英语，他们俩不能粤语，幸好阿季口袋里还有银一元，便上点心店吃了烧卖、小笼包一元，喝了酹茶，开上账单来，恰好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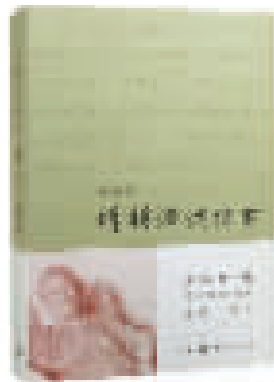
船过新加坡，英国高级专员署招待留英学生参观停在海上的海陆两栖飞机。过锡兰（1972年改称斯里兰卡），在岛国首府、印度洋的主要港口科

伦坡小停，阿季和钟书随众上岸，阳光太强，两人只好戴上墨镜。他们参观了印度教的蛇庙。初进蛇庙，庙内黑暗，摘去墨镜，起始一无所见，渐渐眼睛适应了，只见庙内无处不是大大小小的蛇，沿着门、桌、烛台，到处都是蛇，吓得忙逃出去。庙外有个院子，内有大蟒蛇，刚脱了皮，盘做一大堆，蛇总是不好看的東西。他们又参观了一座小乘教神庙。外面阳光刺目，两廊画着羽毛蛇。庙内深处有一盏灯，阴森森的，他们觉得可怕，没进去。

上船以后，天气一直炎热，由苏伊士运河过红海入大西洋以后转为凉爽。船上有人死亡，有关人员将死者包裹后投入海中，这是阿季第一次参加海葬。

邮轮在海上行驶三星期，于1935年9月初抵英国。本家钱临照到车站来接，见了阿季，称“婶婶”，阿季由小姐一跃而为婶母，害羞得不敢应对。

节选自《听杨绛谈往事》



《听杨绛谈往事》
作者：吴学昭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7年5月

编辑推荐词：本书作者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与杨绛先生对谈，详细记录了杨先生的一生。追念了杨先生躲避名利，表面理性、清冷，实则多情、温暖的几件“小”事，再现了杨先生“回家”之际的淡定和从容。

